

目 录

慢慢地,我在读懂“贵阳”	商伟凡(1)
漫话中华南路	谢红生(9)
中华北路的记忆	谢红生(22)
话说中华路	史继忠(32)
市府路	谢红生(39)
陕西路	谢红生(46)
黔灵东路今昔	谢红生(51)
毓秀路与北横巷	谢红生(60)
黔灵西路	谢红生(65)
会文巷和消失的正谊路	谢红生(74)
因遵义、朝阳桥牌香烟闻名的路、桥	谢红生(81)
从明代贵阳府到民国贵阳市	刘福林(89)
延安路与遵义路	史继忠(91)
老街总是爬坡上坎转弯抹角	史继忠(95)
都司路或许是贵阳最早的街	史继忠(98)
中山公园与中山路和公园路	史继忠(101)
富水路富于水	史继忠(105)
贵阳为啥会有条钱局巷	史继忠(108)



- 天上、人间新华路 刘隆民(110)
- 常平仓与市场路二十八号大院 李南心(115)
- 箭道街及其尚节堂的孀妇世界 刘隆民(119)
- 贵阳“菜市口” 刘隆民(124)
- 贵阳印象 卢惠龙(127)
- 贵阳有条虎门巷 卢惠龙(131)
- 在“护国运动”中诞生的护国路 彭鸿书(135)
- 雪涯路和桥架桥 彭鸿书(137)
- 合群路、乐群路与平刚 彭鸿书(140)
- 也谈上合群路外黑神庙 谭佛佑(145)
- 乐群路飞出的金凤凰 彭鸿书(151)
- 东山路,栖霞禅寺与铁肩和尚 彭鸿书(155)
- 电台街上的“华家阁楼” 李祥泰(158)
- 夏状元街的清真古寺 李祥泰(160)
- 倒岩 刘隆民(162)
- 倒岩路,贵阳地震的灾难记忆 彭鸿书(166)
- 法院街了结民国大要案 刘福林(169)
- 三元宫与“社会服务处” 刘福林(172)
- 民有淡食之苦,国负倾圮之忧 彭鸿书(177)
- 虎峰别墅与末代“贵州王” 刘隆民(180)
- 毛家公馆及其历史轶事 刘 锴(196)
- 冯玉祥与毛公馆 刘福林(200)
- 王伯群与他的三座故居 刘隆民(204)
- 贵阳新城普定街上的颜家大院 谭佛佑(209)

龙泉街复圣颜氏宗祠忆旧	谭佛佑(218)
阿嘛照相馆“咔嚓”过一段重要历史	刘福林(223)
闲话“九门四阁”	史继忠(227)
贵阳的标徽甲秀楼	史继忠(231)
永远的甲秀	卢惠龙(234)
甲秀楼和甲秀景区	李祥泰(238)
集山水之胜的翠微园与翠微阁	李祥泰(244)
斜阳满树观风台	李祥泰(247)
南明河畔雪涯洞	沈启源(250)
南明区寺庙宫观楹联集锦	沈启源(253)
阳明洞和阳明祠	史继忠(258)
阳明祠王文成公遗像远播粤西	谭佛佑(265)
晚清日本友人咏诗碑立阳明祠的佳话	谭佛佑(274)
历史文化名镇青岩	史继忠(278)
藏满了历史和故事的青岩古镇	李祥泰(282)
桐野书屋与“骑龙二周”	史继忠(285)
贵阳青岩骑龙叔侄“二周”的故事	谭佛佑(288)
骑龙寨与“桐野雄”	刘福林(295)
照壁山下的往事	刘隆民(298)
远去的大坡私塾	刘隆民(306)
小河漫忆	刘隆民(314)
文化路上贵州最早的师范学堂	谭佛佑(320)
文化路旁几所军事学校的沿革述略	谭佛佑(325)
书香竹林寨	刘福林(332)



- 重返麦坪乡 卢惠龙(338)
- 建筑大师贝聿铭在舒家寨起飞 彭鸿书(342)
- 贵阳“稀饭学校” 刘福林(345)
- 万宝街英烈陷黑狱 彭鸿书(350)
- 林青血染六广门 刘福林(356)
- 高家花园 刘福林(359)
- 此情长留高坡 刘福林(362)
- 红军兵临贵阳留行踪 刘福林(366)
- 黄连民族村的红军亭与红军桥 罗登宜(377)
- 茶山关 廖昌国(380)
- 鸭池河畔话沧桑 刘福林(383)
- 内环外环与一环二环三环 史继忠(386)
- 山城“突围” 史继忠(390)
- 贵阳是“万马归槽”之地 史继忠(398)
- 龙场九驿十八站 史继忠(403)
- 大话贵阳的公路 史继忠(406)
- 从火车开进贵阳城说起 史继忠(412)
- 机场搬家 史继忠(418)
- 通航梦想将成真 史继忠(421)
- 滴澄河水车与猫跳河水电站 史继忠(424)
- 水口寺贵州电力之源 刘福林(428)
- 金锁桥倾圮与黔灵湖的诞生 刘福林(432)
- 贵阳二十世纪标志性建筑(上) 史继忠(436)
- 贵阳二十世纪标志性建筑(下) 史继忠(441)

小河,迎着二十一世纪曙光走来	彭鸿书(448)
世纪城里几多龙	赵修朝(452)
喜欢喷水池的热闹繁华	姚胜祥(456)
莲花坡 十字架	楚 婷(459)
中曹司往事	彭鸿书(463)
城南追忆	卢惠龙(467)
纪念塔觅踪	卢惠龙(469)
寻找次南门	刘福林(472)
悠游沙河桥	卢惠龙(474)
抗战中催生的“湘雅村”	彭鸿书(478)
华籍日本巾帼在筑城	刘福林(483)
富源路上的远征军老兵	海 啸(486)
双流镇与张学良	海 啸(497)
永温乡三杰	海 啸(507)
六广门外葬硕彦	刘福林(515)
环城皆山	史继忠(518)
都市森林黔灵山	史继忠(523)
山多奇洞水多峡谷地多温泉	史继忠(527)
探访贵阳环城绿带	刘福林(530)
筑城翡翠——森林公园	李祥泰(538)
从花仡佬到花溪	刘福林(544)
花溪咏叹	卢惠龙(547)
火烧大将山	卢惠龙(551)
贵阳也有过跑马场	史继忠(555)



- 贵阳古井与地名 李祥泰(558)
- 南明河上未名桥 刘福林(561)
- 筑城玉带——贯城河 李祥泰(566)
- “龙洞桥”与“龙洞堡” 李祥泰(569)
- 鸭池河 海 啸(571)
- 轿顶山 廖昌国(575)
- 野鸭已去塘犹在 赵修朝(577)
- 南明摩崖知多少 沈启源(583)
- 金华湖 李祥泰(588)
- 石板垒砌起来的镇山村 李祥泰(590)
- 地母洞和地母庙 杨大会(595)
- 燕子洞 杨大会(598)
- 玄天洞的由来 赵 菲(600)
- 紫江义举 廖昌国(602)
- 千古碧血霸王坡 杨大会(607)
- 贵阳“四川村” 刘福林(611)
- 寻找老字号名吃店 刘福林(616)
- 南京街的碗耳糕 李祥泰(623)
- 苏家桥的肠旺面 彭鸿书(625)
- 北门桥,“云荣春”与黔菜名厨熊云轩 彭鸿书(633)
- 忘不了的苏肠旺 李祥泰(636)

慢慢地,我在读懂“贵阳”

◇ 商伟凡

“贵阳”乃至“贵州”之源——贵山

贵阳,乃至贵州,是许多人不大熟悉的地方,包括曾几次涉足仍对“贵”地半生不熟的我。扪心自问,除去成语“夜郎自大”、“黔驴技穷”与民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除去“黄果树大瀑布”、革命历史名城“遵义”和“茅台酒”,我对这片神奇土地还知道些什么?

矩、贵、竹(筑)

初学者探寻贵州方域变迁的奥秘,总要从梳理古今沿革开始,令其脉络化作“曲径通幽”的向导与锁钥。设置于东晋咸和八年(333年)、延续至南朝的“晋乐县”,本为今贵阳一带设立县级行政区域的开端,遗憾的是治所不详——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只有县名、没有县治符号,以致经常被贵阳方域沿革省略不计。

那么,当代解读“贵阳”的关键何在?纵观贵阳初生、成长、兴盛的主线,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时过境迁,人事全非,唯独地名还在顽强地、“化石”般地传承一方历史与文化。在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如果还隐约可见通往理想境界的路标,那就是贵阳古地名中至今云遮雾罩、众说不一的几个



关键汉字——矩、贵、竹(筑)。

矩州,唐武德四年(621年)为当地土著首领谢氏所建,是第一个被确定以今贵阳为治所的行政区域。作为黔州都督府(治今重庆彭水)遥领的乌江以南诸多羁縻州之一,其辖境不大,约相当一县的规模——《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示其地处今清镇、龙里、修文之间,治所用县级符号。

何为“矩”?当代地名辞书一般解释为:州南“水呈矩形环流”或“水方如矩”;在此,“矩”的字形与释义显然出自汉语。也有写作“矩”,言其“古读鬼音如矩,或曰矩即鬼的美称”,“矩”的写法与说法当属少数民族语借用汉字。不过,常见各种史料还是用“矩”者居多。

贵州,通常的说法是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由矩州改称。的确,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此前的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图仍有“矩州”;麻烦的是,此后的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图依然标注“矩州”,似乎并无更名之事。一说北宋“乾德时改名贵州”,即在961~965年间,又早了些。

何为“贵”?清《贵阳府志》等记载:北宋开宝七年(974年),矩州土著首领普贵入朝归顺,其方言“矩、贵”谐音,以致宋太祖《赐普贵敕》写作“惟尔贵州,远在要荒……”矩州因此更名,且“贵州为矩州之音转”。有学者称:“惟尔贵州”似为客气话,不足为据;我有同感,如闻“贵姓”、“贵府”一般,况且普贵又被封为“矩州”刺史。

有史料称,矩州废置于“南宋”,这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观点一致,据此认为“贵州”取代矩州当在“元初”也不无道理。这里,不否认由于当地语音混淆,民间或有将矩州写作“贵州”的现象,也可将“矩”改“贵”看作语音不分造成的字形变换,使之成为探讨“贵”之涵义的捷径。

贵竹(筑),产生于明初洪武年间:当“贵州”之称一面用

于军事建制“贵州卫”(后析置“贵州前卫”),一面用于县的上级行政建制“贵州宣慰司”后,今之贵阳于洪武五年(1372年)设立“贵竹”长官司(后改设“新贵县”),以“竹”与“州”相区别。清康熙年间改“竹”为“筑”:二十六年(1687年)改贵州卫、贵州前卫为“贵筑县”,三十四年(1695年)将新贵县地并入。

何为“竹(筑)”?通常说古时此地盛产竹子,至今仍为贵阳“市树”之一,不少地方也以“竹”命名;清代按谐音以“筑”代“竹”,有说当时这里的竹制乐器“筑”闻名。贵竹(筑),用作古代贵阳的本名长达500余年,至今仍以“筑”作为贵阳的别称,其历史地位可见一斑。

与1600年前的东晋县名“晋乐”不言而喻类似,元代也赋予这里一个更加直白的称谓——“顺元”,取义“归顺元朝”:先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设立顺元路宣抚司(次年升为宣慰司),继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与八番宣慰司合并设为“八番顺元宣慰司”;其治所贵州城(今贵阳),也随之改称“顺元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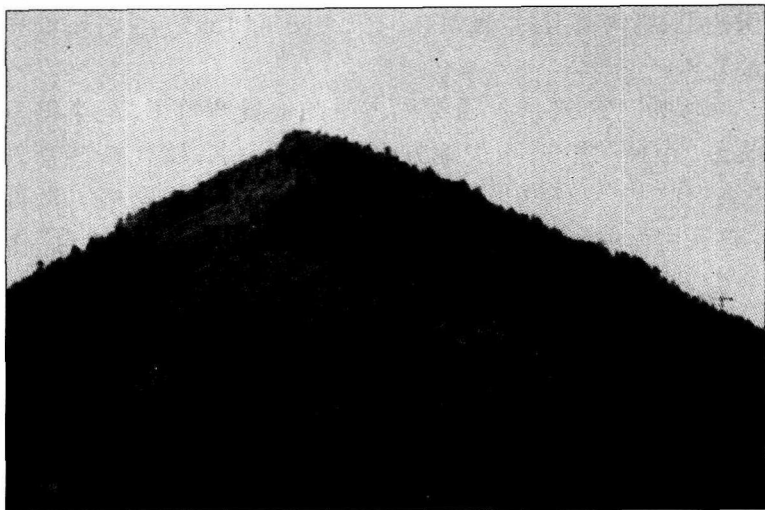
我国明代以后建省者,其省名源于省会者并不罕见,如:台湾省与台湾府(今台南一带),吉林省与吉林府(今吉林市),奉天省(今辽宁省)与奉天府(今沈阳市),宁夏省与宁夏县(今银川市)。同样,明代十三个省区中的迟到者——贵州(省),也与下属“贵州宣慰司”及其治地“贵州城”一脉相承,构成一道源于“贵山”、成于“贵州”与“贵阳”的千年文脉……

“贵山”之缘

同一座城池,先称“贵州”,后称“贵阳”,共用一个“贵”字,古今都有得名于“贵山”之说。贵山,又名贵人山(峰),清



《贵州府志》称：“贵州本以贵山得名，山在城北二里，而郡治建于其南，故曰贵阳”。山与城近在咫尺，“开门见山”，且“一目了然”，恰似贵州“地无三尺平”的地貌缩影。



贵 山

相对于古城贵州(阳)，贵山为其北依的天然屏障，又是最为突出的地理标志。正因为以“山”名“城”顺理成章，所以相对真切可信。不过，以山南水北为“阳”、反之为“阴”命名理念盛行于以中原为主体的汉族地区，而“贵阳”却出现在古越人安身立命的鬼方、夜郎、牂牁之地，的确有些突兀、孤单，令人疑惑乃至争议也就在所难免了。

自元代起，在原矩州故地设置的“贵州”陆续用于县级以上区域：至元二十年(1283年)设“贵州等处军民长官司”；明洪武五年(1372年)设“贵州宣慰司”，十五年(1382年)设军事建制“贵州都指挥使司”。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

省,省名“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涵盖首府所在的贵州宣慰司及与之平行的八府三州“等处”。

随着省名逐渐简化、固化为“贵州”,首府随即避而改用“贵阳”:当地自古未见称作“贵阳”的乡镇,甚至到清末都不曾设过“贵阳县”,然而明隆庆三年(1569年)却直接将移治省城的程番府改称“贵阳军民府”,应系明代朝廷所为。另据当地考证,“贵阳”之称始见于明初,至少比“贵阳军民府”早180年,这也符合聚落名称向政区名称衍变、民间称谓向官方称谓过渡的规律。

假如贵州(阳)以“贵山”得名之说成立,“贵”又为何义?其别名“贵人山(峰)”暗示的“贵人”,是汉语中泛指“尊贵之人”,还是特指传说或现实对当地有特殊意义之人?由此及彼,这种以“人”为贵的阐释与当地旧称“新贵”、“贵竹(筑)”及周边县名“贵定”等有无关联?或如上所述,方言“贵”系“矩”的谐音借用字,仅图字义吉祥并无它说?

另有立足当地“土著”的解释:这里被史称“西南夷”的骆越人谓之“黑羊箐”,方言“箐”指山间大竹林,日后文人依语音将“黑羊”雅化为“贵阳”。后人还有牵强附会之说:当地“天无三日晴”,“贵阳”言其“阳光之贵”,明显与今称贵阳“阳光充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气候宜人数贵阳”相抵触。

“贵州”始于北宋,“贵阳”晚在明初,却是同顶一片天,同依一座山。单从汉语言文化看,似应认同“贵州”乃“贵阳”前身,省名借自首府,府名出自一山,此“贵”彼“贵”同根、同源,难以分割也难容歧义。时至今日,认定相关各方来历犹如“行百里者半九十”,科学、客观地揭示其真正涵义才是险峰之上的“无限风光”。

常言道:纲举目张。作为全省地名的灵魂,何以称“贵州”?作为省会地名群落的脊柱,何以称“贵阳”?无疑,这是



当地现存基本的、核心的、首要的地名难题,也是一方志士仁人逐一攻破方域考证堡垒的当务之急。

地名与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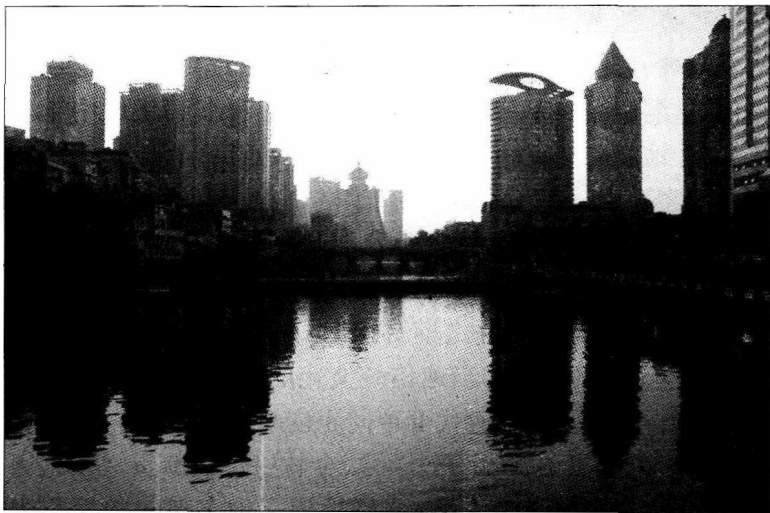
20年间数次到贵阳,感受颇深:不变的是山环水绕、地势起伏、街道曲折,城区向山坡延伸(有山头如海上孤岛);大为改观的是古朴、局促而陈旧的市容,道路宽阔了,新型高大建筑鳞次栉比,商业、旅游业繁忙。我也在思考:贵阳总能让人留恋吗?山不雄,水不奇,不靠国境,不邻特区,经济难与沿海相比,街宽宽不过北京,楼高高不过上海……

看吧:高楼大厦林立,相形见绌的名胜“甲秀楼”压抑而无奈;商场、酒店灯火辉煌,文化人漫步街头难免扫兴且茫然;西奔黄果树大瀑布、北趋遵义会议旧址,多少置贵阳于旅游中转、点缀的尴尬。一个大步迈向现代化并已拥有科教、卫生、园林、环境、旅游、“双拥”等荣誉称号的省会都市,究竟还缺少些什么……

文化,一方传统文化,对一座文明古城不知该有多重要。天地之间,古今中外,人类孜孜以求的美景佳境、异域风情,不会是外来的包装、借鉴的风格、复制的品牌,只能是独特历史的陈年积淀、世态炎凉的融会结晶。如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要打败仗,那么,失去自身固有文化特征的城市便没有魅力、没有灵魂,也走不远……

诚然,升华城市文化品位自有百端可举,地名文化却是其中更为深刻、更具特色、更富社会性的一翼。地名,标志地方的语言文字符号,当它达到一定数量、承载一方历史、衬托一地文化,就凝聚成一个新颖的文化种类——地名文化。就贵阳来说,仅本文提及的主要历史地名,就足以勾勒这座高原古城的地名文化框架:

其一,山水之魂。按通常说法,唐、宋的矩州之“矩”得自“水”,元、明的贵州、贵阳之“贵”取于“山”,自然环境的至高、至重由此可见——河谷盆地中,“山”为喀斯特地貌,“水”向北、东、南分流,将海拔千米的市区挤压成椭圆形,生成“山奇、水秀、石美、洞异”,造就雄关险隘、黔中粮仓、商贸通衢,以气候宜人誉称“避暑之都”。



贵阳今貌

其二,崇竹之风。一般说来,无论早期的土著地名“黑羊箐”,还是明、清的政区称谓“贵竹”、“贵筑”以及沿用至今的别称“筑城”,无一不出自这里的“当家”林木——竹。推而广之,贵阳远山林木苍翠,近区“三季有花、四季常绿”,樟、竹为市树,兰花、紫薇为市花,另以环城林带为绿色生态屏障,故享有“林城”之誉。

其三,融合之德。贵阳自古即多民族混居,今有汉、布



依、苗、回、侗、彝等 20 多个民族，一地的称谓衍变、歧义无不打上民族烙印：“黑羊箐”有彝族崇尚黑色之说，“顺元”则体现蒙古族政权的意愿，“鬼(方)矩(州)贵(州)”的变迁不乏各民族语言纠葛。自西汉起，当地土著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古朴、多采、和谐的民族风情纵贯古今。

如今，几卷本、百余万字的《贵阳地名故事》令人刮目相看：没想到古来堪称偏远、闭塞的贵阳，竟有如此深厚的地名文化底蕴，地名研究竟能集合起如此规模的专家队伍，地名典故竟被表现得如此鲜活、深刻。学、研以致用，应让这些历史化石、缩微名片从专家头脑、文档库存和书刊集成中走向社会，让地名的文化精髓深入千家万户乃至每个市民心中。

应当看到，在贵阳现有的街道名称中，过时者、平淡者不少：中华、新华、北京、解放、博爱、友谊、陕西、延安、瑞金、文化、文明……诸如此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之名，产生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体现当时被局限的思想观念，缺乏土生土长的根基与当地传统文化的滋养，没有贵阳乃至贵州特色，更谈不上与时代变革同步创新了。

试想，当“黑羊箐、矩州、顺元、金竹、贵筑、新贵、贵山、富水”等进入市区主干道名称，当娓娓道来地名典故的牌匾遍布大街小巷，当彰显本地自然、人文景观之最(早、多、长、大……)的碑刻应有尽有，当老少妇孺对周边地名的来历都能如数家珍，岂不似片片绿叶装点贵阳的街区，如朵朵鲜花烘托古城的风韵？

漫话中华南路

◇ 谢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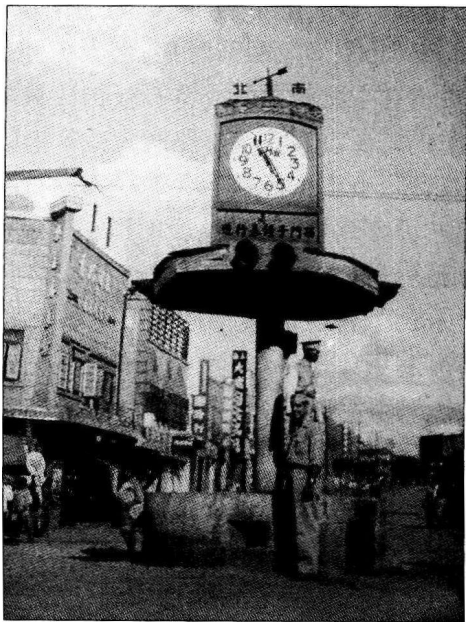
中华南路是贵阳的一条老街，从大十字到南明桥，中华南路全长约 700 米、宽 36 米。历史上它曾有南街、南大街、南华路的称谓。其沿途有三牌坊、红牌坊、小井坎、盐行街、大南门等地名。贵阳城自建成到明代，城内只有从南门到北门的大街，以大十字为界，以南为南街、南大街，大十字以北为北街、北大街。明清时期，南大街还是石板路。1927 年，时任贵州省主席的周西成将石板街改修成碎石马路。1941 年，贵阳正式设市后将南华路改为中华南路。1945 年，贵州省省长兼贵阳市市长杨森下令修建用青石块镶砌的高级路面，称之为“万年路”。这种路面的道路建成两条：一条是一里长的省府路；另一条就是南起大南门，北到六广门的中华路。新中国成立后，1954 年将原来的中华南路、盐行街合并，合称中华南路。中华南路自解放以来经多次改造，尤其是近十几年，是中华南路变化最大的时期。如今，中华南路已经成为贵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成就标志。

中华南路的起点是大十字，大十字的人行天桥位于中华中路、中山西路、中山东路和中华南路的交汇点，从此处通往四个城门的道路形成一个“十”字。由于城内有多条“十”字街，老百姓俗称处于城市中心点的“十”字街叫“大十字”。人行天桥也因横跨东、西、南、北四条街道，得名“大十字人行天



桥”。现在的大十字人行天桥是1998年拓宽改造中华路时，将原来的环行天桥重建为封闭式、有环形商场的人行天桥。整个人行天桥长120米、宽5米，有八个楼梯口供行人上下，在改善市区交通状况的同时保障了行人过街安全。上世纪30年代，西门子公司还在大十字的道路中间建了一座用于指挥交通的钟亭，这座机械钟是新兴工业文明的代表，东南西北四面都可以看到时间，因而成为贵阳的地标性建筑。后来大钟失灵，各方指时不一，成为贵阳人调侃的歇后语：“大十字的钟是姊妹出嫁——各走各的”；亲朋好友会餐后分手的告别语是：“大十字的钟——各走各的”。

中华南路从大十字到南明桥，沿途要经过市府路、醒狮路、都司路、都司高架路、曹状元街、遵义路。在这条路上，高楼林立，一派繁华。路口的智诚百货大楼的前身是贵阳市百货大楼。贵阳市百货大楼曾经是国有商业企业的排头兵，在上世纪90年代是全国十大商业零售企业之一。此外，百成大酒店、鲜花百盛商厦、雅迪尔大厦、新大陆数码广场、东亚大厦、农行大楼、台湾大厦、省工商局大楼、工商银



1939年“2·4轰炸”前的大十字

行南明支行大楼、远通大厦、海天商城、万国商厦、邮电大楼、喜来登酒店、铜锣湾国际会所、钻石广场、星力荔星名店、海港大酒店等高楼大厦林立，令人目不暇接。

中华南路曾经叫南华路，是因为此路段有南华宫得名。南华宫则因为南华寺得名。南华寺是写下千古偈语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佛教禅宗六祖慧能弘扬“南宗禅法”的发祥地。南华宫是清代广东移民异地后，以六祖祭祀为纽带，凝聚乡情的移民会馆。清前期发生了持续近百年、称为“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运



贵阳老百货大楼